

【情與無情同圓種智的問題意識】：

天台宗歷代法脈傳承表

印度龍樹菩薩--二祖北齊惠文大師--三祖南嶽慧思大師--四祖天台智者大師--五祖章安灌頂大師-----九祖荆溪湛然大師¹---十七祖智禮大師²---四十三祖諦閑大師(民國)--四十四祖寶靜今德大師(民國)

---靜權、倭虛(分支東北)---樂果、夢參、曉雲

--四十五世斌宗法師³(民國 台灣)--四十六世慧嶽法師(民國 台灣)//

1 荆溪湛然(西元711~782年)著作有《法華玄義釋籤》、《法華文句記》、《法華經大意》、《止觀輔行傳弘決》、《止觀輔行搜要記》、《止觀大意》、《法華五百問論》、《金剛錚(々一々一)》、《十不二門》、《略維摩疏》、《維摩疏記》、《止觀義例》、《止觀文句》、《始終心要》等。師提出無情有性之說，主張木石等無情之物亦有佛性，發展天台教義。師為天台宗中興之祖，世稱荆溪尊者、妙樂大師。弟子道邃、行滿後來傳教觀於日僧最澄，開立日本天台宗。賢首宗的清涼澄觀大師，早年亦嘗從湛然受學《止觀》及《法華》、《維摩》等疏。又有翰林學士梁肅，也曾從湛然學教觀，深得心要，嘗以《摩訶止觀》文義弘博，刪定為六卷，又述《止觀統例》一卷等。其說出入儒釋，和宋代理學極有關係。湛然大師使圓融三諦之說，非但相即，雙遮雙照。

再者，相對於賢首宗與慈恩宗的緣起說，謂「性具」思想，以《起信論》「如來藏緣起」說。「真如隨緣」解釋「一念三千」之說，以為「諸法真如隨緣而現，當體即是實相」。

此外，湛然大師直接批判了慈恩、賢首、禪宗各家的理論。慈恩宗窺基《法華玄贊》，與天台宗不同，師在《法華五百問論》，提出了五百點質難。對於賢首，他寫了《金剛錚》。金剛錚乃印度醫師對治眼翳的工具，故借錚以刮治眼中之無明。此書特提「無情有性(無情之物亦有佛性)」之主張，與賢首只以「有情有佛性」說法對立。對於禪宗，在《止觀義例》中批判有教作依據是「暗證」。

2 宋·四明知禮(960年-1028年)：又稱法智大師、四明尊者、四明大師，宋朝四明(今浙江鄞縣)人，天台宗祖師。因長住四明延慶寺，故世稱「四明尊者」、四明大法師。天聖六年(1028)正月初一日，建金光明懺七日，至第五日，結跏趺坐。召大眾說法華，稱唵阿彌陀佛數百聲示寂。壽六十九，僧臘五十四夏。荼毘後舍利五色，不知其數。知禮繼承天台宗智顛、湛然學說，並認為唯獨「理具隨緣」才為圓極。

十五歲受具足戒，專究律典。廿歲，從寶雲義通法師學天台教典，甫經一月，便能自講心經。未久，名撼四方，淨侶雲集。宋太宗淳化二年(西元991年)，出主乾符寺，於「延慶寺」，師於此專事懺講四十餘年，學徒遍於東南，使天台宗蔚然中興。大中祥符六年(西元1013年)，創設念佛施戒會，結合僧俗男女一萬人，同修念佛、發菩提心，求生淨土。

天台宗有山家、山外之分，即起於知禮時代。知禮一派自認為是天台一宗的正統，以「山家」自稱；不同於晤恩、智圓等之「山外派」。知禮極力發揮智顛、湛然的宗義，其要點是「別理隨緣」說，認為真如緣起的涵義，別、圓二教所說不同。別教所說的真如，超然在差別的事相之外，就是和事相隔別的理體，所以稱為「別理」，或稱為「但理」、「一理」。圓教則認為真如理中本來就具有差別的事相，事理相即相融。其隨緣而作一切諸法，乃是舉體隨緣、舉體不變；即不變而隨緣、隨緣而不變；所以稱為「理具隨緣」。

3 虛度韶華十四春，閒來每自黯傷神；

功名富貴渾如夢，願學參禪養性真！

這是一九四零年代至一九六零年間，發願繼絕舉廢、中興台灣佛教的斌宗法師在十四歲未出家前，自明己志的詩作。師為日據時代，少數內渡求法，雲遊名山古剎、參禮高僧大德的台灣籍僧人。師持戒嚴謹、法相莊嚴，學養精湛，禪觀教乘皆深入通達；而最難能可貴的是，師始終懷抱一副慈悲度世的熱心腸。師俗姓施，名能展，台灣彰化鹿港人，生於民國前一年(紀元一九一一年)二月初五，圓寂於紀元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(觀音誕)，世壽四十八歲，僧臘卅四。師稟性淳厚、天資過人。五歲時即能以正言正行，化導同齡稚童；六、七歲時，便通粗淺文字，樂以讀書、吟詩自娛。十二歲，師正式入私塾求學，以求知若渴，飽讀群書，文史、詩、詞盡涉無遺。師好學不倦、晝夜精勤，不以為勞。十三歲那年，同學新購繪有「秋月美人乘涼柳樹下」之畫扇一把，師即興以「綠柳萋萋淡月幽，清江曲曲汀汀洲；平沙一片萬餘裡，靜夜無人水自流」一詩和之，漸次嶄露其神慧與詩才。民國十三年(紀元一九二四年)，斌宗法師十四歲。該年仲春，有一販售古書者，肩挑許多佛經在鹿港街叫賣。師為好奇心所驅，悉數請購，並從而得餐法味。師宿根深厚，一讀佛經即妙契世法苦空無常之理，乃

天台湛然（荊溪湛然（711年—782年），人稱荊溪尊者、荊溪湛然，唐·天台宗九祖，為天台中興之祖）《金剛錘》中，主張「無情有性」，謂「一色一香，無非中道」，「無情眾生也有佛性」一色一香雖為微細之物，而盡有中道實相之本體。天台立空假中之三觀而照一切諸法；為悟之極處。止觀一上曰：「繫緣法界，一念法界，一色一香，無非中道，已界及佛界，眾生界亦然。」故曰：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」，其孰曰不然。「實相：無相、無不相（一色一香）」----「凡所有相都是虛妄」

請求父親准許其出家修行，追尋解脫的真理。雖然未獲父親首肯，唯師求道之心已定；數日後，師不告而別，離家出走到苗栗法雲寺，惟不久即被家人追回。返家後，師被禁足於一小樓中，日常作息宛如出家人——茹素、趺坐、誦經、參禪，出家之志亦因而彌堅。四月初七深夜，師趁家人熟睡之際，以繩系身，安然從樓上墜地，遂連夜北上，直奔新竹獅頭山；不久，於該山之金剛寺，禮闍雲禪師出家，法號斌宗。出家後，師依止闍雲禪師，深入經典，有感於當時台灣佛教已失正法本質，於是前後走訪島上著名佛教勝地，如苗栗大湖、北部觀音山、五指山及高雄岡山等地，放眼寶島佛教全貌。所得的觀感是：「台灣的佛教應當加以改革！」為了培積日後振興台灣佛教的「功力」，師決志結茅獨居，潛修苦行。自十七歲（民國十六年，紀元一九二七年）至廿三歲（民國廿二年，紀元一九三三年），師隻身棲居於台中市郊頭汴坑汴峰山的茅蓬中，以教授學童所得的束修，維持一己生活之所需。即使面臨斷炊之虞，亦絲毫不接受友人或信眾的供養或饋贈。

居山時期，物質生活匱乏的程度，較諸「一簞食、一瓢飲」的顏回，實有過之，而無不及。曾經歷過十多天以「鹽水煮著小石子佐膳」的日子。雖落到煮石為餐的地步，師卻始終怡然自處，樂道不疲。六年結茅生涯，師除授課、研經自修、隨機開示信眾外，更因文思超絕，而被當時台中文學界詩會，奉為座上賓。當年從游的文人有云：「如不往頭汴坑抬下時鐘（詩僧，台語諧音），則不知時（詩），事不能為也！」由此可見師受彼等尊崇的程度！

從清代到日據時代，所謂「在家佛教」的齋教，一直是台灣佛教的主流，復由於受到日本佛教不講究禁慾、茹素等戒條的影響，清末從福建來台的僧侶「持齋守戒律者甚少」，甚至有娶妻、茹葷的現象。師眼見台灣僧尼，大多不明正法，既不知研經，亦不懂修持，而信徒則是邪、正不分，神、佛莫辨，乃慨然以「撥亂反正」為己任，懷抱復興正法於台灣的大願，於是悄然西渡內陸求法。臨行前，師未嚐驚動任何友人，唯留一詩告別文壇詩友，詩云：「孤峰隱遁笑吾癡，歲月蹉跎負遠期，此去天台重乞法，何時汐社共吟詩？心同泥絮渾無著，身似山雲任所之，彈指百年如一夢，浮生莫為利名羈！」

為了希求大法，只好斷然將文友知己的情誼，擱置一邊。民國廿二年（紀元一九三三年）春，師登上從基隆航向廈門的海輪。當船乘風破浪，一往直前的時候，甲板上站著這位廿三歲的年輕和尚，其內心護法衛教的熱情，一如洶湧的波濤，正澎湃不已！放眼是一望無際的汪洋，身後則是漸行漸遠的故鄉，何時才能學成返台，一償重振佛法的夙願呢？師不自覺地吟道：「半肩行李入京華，明月清風客路除；何日故山賦歸隱？茫茫煙水感無涯！」師乘大願輪而去，自必乘大願輪而還。

師初渡大陸後，因仰慕福州鼓山湧泉寺耆宿古月禪師（紀元一八四三至一九一九年，該寺第一七代祖師），即從廈門至湧泉寺。可惜老禪師已圓寂多年。雖然緣慳一面，師仍往謁老和尚隱居苦行廿年的洞穴，徘徊瞻禮後，師賦詩一首云：「何時攜履返西天？廿載曾從此悟禪；人定磐陀今尚在，相看不覺思淒然。」歎惋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師獲悉湧泉寺現任住持為虛雲老和尚後，旋即前往拜謁，二人相見歡喜不已！由於談話投機，翌日師隨同宗鏡、心月等法師，陪伴虛雲老和尚登劣巔峰。師為詩紀之，詩云：「崑崙劣巔聳雲端，結伴登臨眼界寬；雲海迷濛山湧浪，天風浩蕩樹鳴湍。斷涯萬仞呈奇狀，怪石千尋博壯觀；無盡溪澗供嘯詠，追攀絕頂莫辭難！」人生若要有登峰造極的成就，先要能「莫辭難」，不怕辛苦！

拜別虛雲老和尚後，師南遊廣東曲江曹溪的南華寺，頂禮六祖真身，有詩作一首：「雲水生涯歲月遷，禪心到處喜隨緣；靈山既入休空手，托得曹溪一鉢泉。」真個是禪味十足！隨後，師取道湖南，參訪南嶽衡山祝聖寺，再從長沙循粵漢鐵路至武昌，轉往江西九江上廬山。在廬山過東林寺虎溪橋口時，師口占一絕句曰：「昔日遠公結蓮社，東林古刹傍廬山；羨他橋下潺潺水，曾伴高僧送客還。」游罷廬山，師順長江而下，由南京至上海、杭州，進而登舟南海普陀山，朝禮大悲觀世音菩薩。從普陀山回內陸後，師先往寧波阿育王寺禮拜佛陀舍利，

華嚴佛性說：

小教：愚法二乘（聲聞與緣覺）。

始教：有成佛與不成佛。⁴

終教：無性闡提皆當成佛

頓教：一念不生即成佛、不歷階次。

圓教：初發心即成正覺。「主伴無盡，交遍互入。」

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」之語，深廣難測，而不易悟。就會產生疑惑？試就教於諸學長！以下諸問題：

再轉而行腳浙江太白山天童寺，正值該寺舉辦傳戒大典，圓瑛老法師為戒和尚，師乃從圓老受具足大戒，時為民國廿三年春，師年廿四歲。

「未償夙願落紅塵，遊戲浮生廿四春；往事回頭如夢醒，一朝見性證吾真；本來面目何曾失，自有衣珠豈患貧；到處隨緣無住著，為誰歡喜為誰嗔？」這是師廿四歲(民國廿三年，紀元一九三四年)於天童寺從圓瑛老和尚，圓受具足戒後的心語。離開天童寺後，師繼續他行腳參方的旅程，先是渡江至揚州高旻寺，拜謁來果和尚(紀元一八八一至一九五零年)，接著到焦山、金山、杭州等地著名佛刹道場，再溯江而上，到達武昌，參觀世界佛學苑圖書館，從而轉往廬山，二度瞻禮慧遠大師遺蹟，進而徒步行腳，往九華山禮拜地藏菩薩，時為民國廿三年七月。在兩個月的徒步旅程中，師每虔念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，以鎮定的態度，安然度過許多險難。最明顯的一次感應是：某日，師乘船渡江，大船方至江中，隨即有另一艘船(事後方知係船夫串通好之賊船)加速逼進，幸賴觀音大士，現身為「白衣美女」伸手一推，驅使該賊船無法接近，師亦因此得免被洗劫一空的厄難！

民國廿四年五月初，師暢遊浙江奉化雪竇寺，借因太虛大師出外弘法，而緣慳一面。當時，寶靜法師於寧波觀宗寺任住持，並主講於「弘法研究社」(前身為「觀宗學社」)。師慕名前往參學，入該研究社受學，以專心修學，表現優異，深得寶靜法師賞識。寶靜法師擬聘請師擔任副講，委以重任。惟師以：「不遠千里前來大陸，目的在於求學，絕無意講授，老法師慈意至為感激，但無論如何，不能應命！」遂趁夜整裝，悄悄離開觀宗寺，更連番趕路，直奔天台山。是時，靜權法師在天台山主持佛學院，師以資質優秀，逕入專修部研究。住山三年，師晝夜精勤，不止研修天台經論、教觀行法，更熟讀《大藏經》中的重要卷帙，學力遽進，後並曾任副講法師。也由於上天台山這個意外的機緣，師得償當初發心「此去天台重乞法」的夙願！

民國廿六年(紀元一九三七年)，中日戰爭爆發，局勢丕變，師為避嫌，不得不改變他「擬作十年游」的參學計劃，提前在民國廿八年返台。在天台同參澹雲法師、台籍僧人榮宗法師。後在上海郭勝中居士的協助下，師幾經波折，始從上海乘船返回基隆。然因身份特殊(凡留學或遊歷祖國的台胞，都被日本政府當局視為「危險份子」，染有間諜的嫌疑)，師一上船不久，就受到特務的監視；下船後，則以「嫌疑份子」的罪名，被日本軍人拘禁。軟禁期間，師除了接受無數次的偵訊外，就專心無礙地念佛、持咒、打坐，一如正在閉關用功般的自在！師道范莊嚴、學問精湛，博得周遭日人的敬畏與禮遇。如此被拘留了十多日，師終於在觀音山本圓和尚(紀元一八八三至一九四六年)與日僧田窪的出面作保，而恢復自由之身。

隨後，師開始踐履他「弘正法於台灣」的誓願與任務。返台不久，即南下龍湖庵宣講《地藏經》；這次法會盛況空前，揭開台灣僧人講經、研經的風氣。民國廿九年(紀元一九四零年)三月，師東渡日本，遊訪日本各大寺院，比較中、日佛教的不同。所到之處，均受到熱烈的歡迎。這趟東瀛之行，師深切感受到日本佛教自明治維新以後，「重解不重行」的偏差，而其戒律鬆弛的現象，更可作為台灣佛教界的殷鑒！

從紀元一九四零年秋至一九五一年冬閉關前，師總計講經卅多次，法緣遍及高雄、屏東、桃園、新竹、台北、台中等地。其中，值得一提的有兩件事：其一是民國卅二年二月，師於大溪齋明禪寺講說《般若心經》，應該寺住持孝宗法師及信眾之請，將講稿改編為講義，日後乃有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要釋》一書的流通，此部《要釋》被佛教界推崇為近代註釋最好的版本。其二是民國卅一年秋，師宣講《阿彌陀經》於台中靈山寺，寺中栽植一株牡丹，已六、七十年未曾開花，竟於師講經之際，爭相開花，大放異彩，誠法筵所感召的瑞兆！

民國卅二年夏，斌宗法師偕門徒印心(即慧岳法師)、覺心，打從新竹八景之一的古奇峰下經過，有感於該地山水佳勝，為興建道場的理想淨地，乃由弟子覺心，負責與地主陳新丁居士交涉。起初，陳居士斷然回絕售地之事；師於古奇峰建寺的構想，也因此被擱置一旁。奇妙的是，過了一陣子，陳居士突然主動造訪，向師表明願無條件獻地蓋寺，以祈求其亡母早日解脫超

1. 情與無情是一是二？

若是一。則為何要用二名稱？

若是二。則無情無心識，以何得以圓種智？

2. 「同圓」是何義？「同時圓滿」或是「一樣圓滿」？

若是同時，則情無情為二、故稱同時。情為主、無情為客。仍然以有情圓種智為主。

若是無情為主、情為客。則大家躺平就好。✎

若是「同」指一樣。則有情有心識、無情無心識。二者如何一樣可以圓種智？

3. 何為「種智」？

因修而得？或是不修本具？

若因修而得。無情如何修？

若不修本具。有情具煩惱蓋障故不顯。但無情無煩惱，不障「種智」。則死屍反皆成佛矣！

以上疑問？給跟我一樣信心不足、多疑者有遣除疑惑的機會。

具信無疑者、自可略過。不必為無謂的分別念起煩惱。善哉。🙏//

善哉問！亦大哉問！足見用心之「既深且細」也。請一一試答之如下，藉供參酌。不自知其愚拙，聊效野人之獻曝云爾：

茲先提出兩句頗關緊要之經文如下：

1. 「依報隨正報轉」、「依（山河大地）、正（色身）不二」；

升。原來是陳居士願遵循他老母親在夢中的指示：「將地奉獻給新竹善信請來的高僧，好拯救我在陰間的苦難！」特來請師主持建寺之事。由於有這樣的感應，民國卅三年秋，雄踞古奇峰的法源寺，於焉落成！為了培養弘法人材，師於民國卅五年，在法源寺創設「佛學高級研究班」。進而在卅八年創辦「南天台佛學研究院」。

紀元一九四九年，國民政府遷台，許多大陸法師大德，紛紛來台。師著實為了大陸僧人的來到，而欣慰不已，曾歡天喜地的對弟子們說：「寶島佛教的黃金時代來臨了！不但弘法後繼有人，且將是佛教復興的契機。」師鼓勵台籍弟子，多聽聞大陸法師說法，切莫因語言隔閡，而錯失聞法良機。師一無私心、唯法是念的護教熱情，誠非常人所及。師不止善護信眾，更竭盡所能，護持大陸來的僧寶。

紀元一九四九年五月左右，斌宗法師上獅頭山，拜見慈航法師，並響應慈航法師的救僧運動，將星雲、道源、了中等青年僧，接回規模不大的法源寺安頓。而在稍後六月初，慈航法師連同其他青年僧共十三人，因受誣告而被捕入獄後，師更挺身而出，全力營救。待慈師出獄後，復派弟子印心，攜帶供養金等前往慰問。師雪中送炭的俠義之風，令慈航法師終身感念不已，並視師為當時教界中唯一的知己！

師從紀元一九五一年冬，佛成道日起，至一九五四年佛成道日止，閉關三年，出關後，仍是馬不停蹄地，南北奔波弘法。紀元一九五五年十一月，因應台北信眾日益增多的情況，於台北建立「南天台弘法院」，由覺心法師負責院務。紀元一九五六年，為使弟子印心法師有潛修之所，於新店碧潭建築「澹雲精舍」（後擴建為法濟寺）。

紀元一九五七年秋，斌宗法師之健康情況日漸不如；十一月，曾向門徒宣佈將入涅槃。翌年四月七日（黃曆二月十九日，觀音誕），安詳示寂於台北弘法院；荼毗後，得舍利百餘。弟子們為志師誼，建舍利塔於法源寺，塔銘曰：「舉世醉而獨醒，舉世濁而獨清。卓立而不阿兮，乃法門之干城。抑示寂之胡駭兮，猶長夜之失明燈。闕爾宮兮妥爾靈，其乘願重來兮，普度夫有情！」衷心祝禱師乘願再來，廣度有情。

4 1.相始教：二有（定性菩薩種性、不定種性：聲聞、緣覺與菩薩）、三無（定性聲聞、定性緣覺、無性種性：人天乘）。

2. 「心（如來藏大海：全稱命題）、佛（已回歸大海者：果位）與眾生（海中一浮漚：因位），是三無差別」。

試舉《楞嚴經》作例：「色身（正報）外洎虛空大地（依報），咸是妙明『真心』中物。譬如：澄清百千大海（如來藏大海：佛）棄之，唯認一浮漚體（海中一泡沫：如眾生），目為全潮（錯認一浮漚為大海），窮盡瀛渤（欲意窮盡整個大海）。」

此段話的意思是說：

我們的「色身（正報）」，以至外在的「山河虛空大地（依報）」都是「如來藏心」中的東西。/

以譬為例：

眾生是「大海（如來藏大海）」中的一個「泡沫（浮漚）」。但我們却以小小的「泡沫（因位）」為整個「大海（果位）」。即是錯認「部份為全體」---「遺真認妄」。而不自知，「泡沫與大海本自一體」---不明本來是「一」，故爾因「迷」反成「二」了。---大海自大海，浮漚自浮漚。/

若此「浮漚」之破滅了（破了我、法二執），即與大海本來就是「同一體，無二無別」；那有浮漚與大海之異呢？

引而申之：

所有的「眾生」，都只是「大海（如來藏大海）」中的一個「泡沫」。此時，似乎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全不相關，（其實本都是大海中之一物）但只要一旦「浮漚」破滅（破我、法二執），則都同歸於「大海」之同一體（同圓種智）。豈有你、我、他（泡沫）與佛（大海）之差異呢。故曰：「心（如來藏大海）、佛（果位，已與大海一體）與眾生（因位：泡沫似各不相關，其實都是大海中之一體，幻相時，似各不相關），是三無差別」也。

1. 答問題一：「情與無情是一是二？」

（1）. 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」乃如：「心（全稱命題）、佛（果位）與眾生（因位）是三無差別」本是「同具一真法界之體」也，本無差別，只因迷（眾生）悟（佛），翻成二分也。---此以方便「迷位」而用「二名稱」也。

（2）既然是「方便說二名」，屬不得已而說二；自然本具為「同圓種智（同樣是圓滿成就的一切種智）」也。如大海與浮漚本一體也。

2. 回答問題二：「同圓」是何義？「同時圓滿」或是「一樣圓滿」？

此句就「果位」言之：是「同時」，也是「一樣」，二者兼而有之。

蓋「情與無情」乃「依報（山河大地）」與「正報（色身）」的關係。譬如：幻夢（迷位）時，儼然有「我（色身）」及「山河大地（依報）」之別；及至一覺夢覺（悟位），則豈「我（色身）」及「山河大地（依報）」之異呢？---但在「迷位」時，仍要如禪宗所說：「夢中做佛事」，仍然要認真修行，不能「躺平」也。

既然「正報」的「有情」，既與「依報」的「無情」，本來無異，自然能達到「同圓種智」了。

3. 回答問題三：何為「種智」？

- (1) .「同圓種智」，乃謂眾生與佛同樣具備（本具）圓滿具足的「一切種智」也。
- (2) .它雖是「本自具足」的，但未修時，則不能顯現出來。如浮漚與大海本自一體，但未破我、法二執，故好似漚自漚，海自海，其實本自一體也。
- (3) .但必借著：「聞、思、修」，「信、解、行、證」，「信、願行」等，「依教奉行」，歷時劫數，依次果位（十住至十地等）乃能按部就班（step by step）的修行，以底於成也。
- (4) .既曰：「依報隨正報轉」、「依、正不二」，正報（有情）修成，依報（無情）自成，毋庸費心。故無須擔心「有情」與「無情」之間也。
- (5) .明乎此，則知，煩惱從「有情」來。如五欲、六塵，乃自「有情」所變現而來，「心淨佛土淨」、「心穢國土穢」。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有情、無情之別，以至能、所之異，悉因「無明生滅」而來。既破「一念無明」，何有能（有情）、所（無情）之異也。//

請再開個玩笑話：若遇見禪師，則提棒大喝一聲曰：你的問題，只要一棒子打死（喝退無明妄念），則一了百了矣。

但：如果開悟了，禪師的棒子就使不上力了！一笑！//

又一問題意識：「有情可以成佛，那無情的石頭有無佛性，可否自己成佛？」

--有情無情同圓種性，是否指無情也有佛性，也能靠自己成佛？

茲再不嫌淺陋，試回答於後：

永嘉證道歌云：「夢中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」在夢中（迷界）明明有：我身（正報：有情身）與山河大地（依報：無情物），都是「唯心所現」。及夢醒（覺：悟界）後，請問：無論我身（正報：有情身）與山河大地（依報：無情物），何處去耶？這就是「依、正不二」、「身、土不二」的道理。//

另又一則對話：

謝謝老師不厭其煩地開示，我的疑問是：

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，是真的沒有大千，或是對大千已無執，已非未悟前境界；在悟後心境下，能不能問他--石頭可否成佛？也許他會說「欲辯已忘言」，但那也只是對他而言，沒有這問題或超越這問題；而不是說他認為「石頭可以成佛」。

成佛後心境是超越主客對立-能所雙泯，但與「石頭是否可成佛」，應該是兩個問題；前一問題大家比較好理解與接受；後一問題涉及沒有心識的無情物，能否透過薰習，變成有情物，最後經由轉識成智而成佛？

這是我頭腦轉不過來的地方，我知道老師說的一定對，但我就是參不透，根器魯鈍，真是無可奈何！

答：

今就五眼言之：

1. 肉眼：人見水是水，餓鬼見水如膿血。其他各道各各所見亦不同。
2. 天眼：天人見水如琉璃。--以上屬「現象界」的「緣起性空」（諸法無自性）。---三界內凡情所見。
3. 慧眼：一切境界（諸法）皆「空」---屬「本體界」
4. 法眼：能知肉眼及天眼之現象界的「緣起法」，亦知慧眼所見之「空性」（本體）。（但不圓通自在）
5. 佛眼：「緣起」：「肉眼」、「天眼」；「性空」（本體）---「緣起性空圓融」

石頭在肉眼境界是存在的（俗諦：緣起），至慧眼境界則不存在（真諦：性空），若佛眼則「真俗二諦」兼而有之。再試參參看！//

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」

- 肉眼（五道）與天眼---緣起法：有為法
- 慧眼：性空法：無為法
- 法眼與佛眼：緣起性空無礙。---有為法與無為法無二

//

問：感覺不錯，我再參參看，感謝老師慈悲開示！

答：羅漢進入偏真涅槃，故一切皆空無一物，哪有頑石也？但只是偏於空而已，只屬真諦。至於肉眼，天眼偏於有(緣起)，屬俗諦；至於佛眼真(性空)俗(緣起)同時俱足。佛眼所見為實相境界，實相者，無相(真空)，無不相(妙有)二者俱足，即是真俗二諦俱足也。再參!

問：

是的，謝謝老師的反覆辨明，我會繼續參，無限感恩。

答：你參不透，吾心不安耶？

問：

再給我一些時日，讓我繼續參，願能不負老師期許！

答：簡言之，佛的實相境界，乃無相(真諦:空性，一無所有，當然沒有頑石顯現)，無不相(俗諦:緣起，可顯現一切相出來，自能看見頑石出來)，佛自具真俗二諦是矣。

問：

無相境界，不存在石頭成佛問題，此可理解。

佛在無不相境界時，能否問佛:到底無情的石頭能否透過修練成佛？

此時，到底佛怎麼回答這一問題？佛會說:這是凡夫才有的問題，本質上是不存在的嗎？老師，很抱歉，我還是會不過來耶！

答：既說「依報（石頭）隨正報轉」，亦即有「正報」自執著，才有「依報（石頭）」存在的問題——就世俗人言，因有執乃存在；倘無執，何有「石頭」的存在？故以：「俗諦」名之。——亦即「石頭」根本不存在，還談石頭能否成佛？但佛了解世俗人的執著也（故有：「無不相」之說也），故以「俗諦」名之。成佛哪有此問題也。——總之，乃因「心外有法，乃出此問題」——最後，借禪門語開個玩笑：「你這野狐精，一棒子打殺！」

問：

老師這樣反復棒喝解說，我似乎漸有些理解了，感謝老師慈悲開示佛之知見，無限感恩。/

答：佛的境界早已超越能所對待，何必為石頭担心，更不必為佛担心。此所以要棒子也！只要心不向外馳求即可！阿彌陀佛！早證菩提！

問：至誠感恩，阿彌陀佛！//

再從極樂淨土再說有關：「情無無情同圓種智」及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。」二語。

一、「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，其音演暢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。」「是諸眾鳥，皆是阿彌陀佛，欲令法音宣流，變化所作。」以至「六方佛說法」，是上至諸佛，下至畜生（眾鳥）」悉屬「有情說法」。---「正報」至若：「彼佛國土，微風吹動，諸寶行樹，及寶羅網，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種樂，同時俱作。聞是音者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」屬「無情說法」。---「依報」

所謂：依報隨正報轉，以至「依、正不二」。故曰：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」。

二、「若能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。」（虛雲老和尚有此說）---蓋染土、淨土，悉屬「唯心所證」。豈有寸土也哉！故「十萬億佛土」外之「極樂世界」，怎么可能如《觀經》云：「譬如壯士，屈伸臂頃，即生西方極樂世界。」

近代有學者認為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」經典中無據。但就「四依法」中：「依義不依語」之原則。如《楞嚴經》有：「汝身汝心，皆有真精妙心中所現物。」「色身（正報：情）外泊山河虛空大地（依報：無情），咸是妙有真心之物。」而且，明代蓮池大師《雲棲法彙》及藕益大師《絕餘錄》中，即有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」之語。（此語謂：情與無情都能圓滿成就佛果）

如：高明道於〈「同圓種智」略考〉一文中說：「看到現代人絞盡腦汁要把「有情、無情，同圓種智」合理化，諸如「佛性」、「如來藏」等等都搬了出來，似是而非，令人擔憂。據唐代華嚴高僧澄觀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，若以為「無情變情」或「情變無情」，即「同邪見」43，是不宜忽視的。」

宗密大師《禪源諸詮集都序》中提及「悟」有二：「解悟：因悟而修」；「證悟：因修而悟」。今日從教理入，若能達到「解悟」，就不錯了。若能「證悟」，那就更恭禧，且隨喜了。

亦是傳統文化的「一朵奇葩」也：

禪的「正法眼藏」：

禪門有句話曰：「青青翠竹盡是法身，鬱鬱黃華無非般若。」以「無情」盡是法身與般若也。本係圓教思想，但禪宗公案中，卻有一段最耐尋味：

《大慧普覺禪師語錄》卷 15：「如一機一境一棒一喝上得箇入處底。…真所謂所見不同互有得失。教中所謂菩薩見水如甘露，天人見水如琉璃，凡夫見水是水，餓鬼見水如膿血是也。（諸法無自性）或有箇愛高禪底衲子。出來道。妙喜有如是等見耶？即向他道。逢人但恁麼舉，所以『正法眼藏』（宇宙萬有之秘藏，由洞悉正法之眼目乃能窺知）中收。僧問忠國師：『古德云：青青翠竹盡是法身，鬱鬱黃華無非般若。』有人不許，云是邪說；亦有信者，云：不思議不知若為。』國師曰：此蓋普賢、文殊境界。非諸凡小而能信受，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。故《華嚴經》云：『佛身充滿於法界。普現一切群生前。隨緣赴感靡不周。而恒處此菩提座。』⁵翠竹既不出於法界，豈非法身乎？又《般若經》云：『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』。黃華既不越於色，豈非般若乎？深遠之言，不省者難為措意。/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：禪師何故不許：『青青翠竹盡是法身，鬱鬱黃華無非般若。』珠曰：法身無像，應翠竹以成形；般若無知，對黃華而顯相。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。故經云：『佛真法身猶若虛空，應物現形如水中月。』黃華若是般若，般若即同無情；翠竹若是法身，翠竹還能應用？座主會麼？主曰：『不了此意。』珠曰：若見性人，道是亦得；道不是，亦得。隨用而說，不滯是非。若不見性人，說翠竹著翠竹，說黃華著黃華，說法身滯法身，說般若不識般若。所以皆成諍論。師云：國師主張青青翠竹盡是法身，直主張到底。大珠破青青翠竹不是法身，直破到底。老漢將一箇主張底，將一箇破底，收作一處更無拈提，不敢動著他一絲毫。要爾學者具眼（正法眼）。…具眼者辨得出，不具眼者未必不笑。宗杲雖參圓悟和尚打失鼻孔（開悟），元初與我安鼻孔者，却得湛堂和尚⁶只是為人時下刃不緊。」⁷---亦足見所謂「圓教思維」，並無一定的「成例」也。禪宗橫說、豎說、塵說、剎說皆成妙諦，於此可見也。

5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：「佛身充滿於法界，普現一切眾生前，隨緣赴感靡不周，而恒處此菩提座。」(CBETA, T10, no. 279, p. 30a6-8)。

6 法演禪師一圓悟克勤、湛堂文准---大慧宗杲（看話禪—臨濟再興）。

7 (CBETA, T47, no. 1998A, pp. 874c26-875b1)。